

雕塑大师刘开渠



雕塑大师刘开渠

纪 宇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6459

山东美术出版社

1984·济南

1086459

雕塑大师刘开渠

纪 宇 著

*

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125印张 4插页 180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书号 8332·443 定价 1.95元



作者与刘开渠

目 录

雕塑人生

序章·····	3
你一定见过他塑的像·····	6
残缺的记忆·····	10
慈父心·····	17
雪地上捡回来的生命·····	25
剪不断，理还乱·····	31
画中天地宽·····	36
女儿情·····	41
奋斗的第一步·····	45
维纳斯的厄运·····	51
激流·····	56
漩涡·····	63
求学巴黎·····	67
魂·····	76
第一座塑像·····	82
八宝山上·····	87
做泥菩萨的爱上了“茶花女”·····	91
伴侣·····	104
流亡途中·····	108

陷阱·····	116
艺术，在黑暗中苦斗·····	121
米娜的回忆·····	133
曙光，多美的曙光·····	140
历史岂容篡改·····	146
巍巍英雄碑·····	153
人与像、苦恼及呼吁·····	159
无尽的追求·····	163

刘开渠谈艺术

第一章 艺术的生命·····	171
第二章 雕塑，浮雕和圆雕·····	175
第三章 生活、创作与风格·····	179
第四章 题材、情节和象征·····	186
第五章 创新·····	191
第六章 雕塑的艺术追求·····	195
第七章 雕塑的意境·····	199
第八章 雕塑的形式美·····	202
第九章 欣赏和评论·····	211
第十章 漫谈罗丹·····	215
第十一章 随谈点滴·····	221

刘开渠年谱简编

后记·····	250
---------	-----

雕 塑 人 生

序 章

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中，人是用泥土做成的，从泥土中来，又到泥土里去。

在那没有纪年的岁月，女娲氏从熟睡中醒来，感到这个混沌初开的天地太冷清，太寂寞了。山静耸，水空流，日月无所作为，草木徒有青黄。只有神的殿宇，没有人的茅舍，也不成其为大千世界。于是，她抓起黄土，做成男人和女人。泥人放到地下便活了，纷纷携手隐进山谷和丛林。做着，做着，女娲感到劳累困乏，心里渐渐不耐烦起来。以此天地之大，到底要做多少个，才算够数了呢？她抓住葛藤，在泥沼里随心所欲地抖动起来，顿时泥水飞溅。不料，这些泥点落到地面也都变成了人。这就省事多了，女娲拚命地抖着，地面上的人越来越多……

有了人，世界才慢慢地变了模样。有了炊烟田园，有了稼禾牛羊，有了亭台楼阁，有了笙管箫笛……

生活，从此有了色彩和声音。

也许是这个神话启发了人们的灵感，才产生了雕塑这个艺术行当？雕塑家正是用泥土来塑造人类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说，女娲氏是人类的母亲，更是雕塑家的开山始祖。

神话毕竟是神话，雕塑家都是人，不是神，所以也就没有女娲的伟力，靠抖动葛藤，搅飞泥浆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必须用双手和雕刀一丝不苟地塑造。他们不望泥胎复活，只求能表现活人的心灵，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雕塑家雕塑的是人，人的生活和希望；也是在雕塑着自己的一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道路和使命，都在雕塑着生活，尽管他们不是雕塑家。

人生是艰辛曲折的。有的人从苦难中挣扎出来，战胜自身的懦弱，顶住邪恶势力的压迫，从奋斗的泥潭中开出成功的莲花；有的人在横暴的打击下颓唐，丧失了进取的心和力，象蝼蚁一样虚掷一生。

关键在于你是否能认识自己的才能和价值，理解自身的使命，找到应走的道路。

人生是可以雕塑的。每个人的手里都捧着属于自己的“泥土”——时间、知识、毅力、才华……就看你能将它雕塑成什么。

和惰性拚搏，与命运决斗，向着选定的目标，百折不挠地拓进，不惜流汗，不怕流血，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取得辉煌的成功。

成功和失败，有时只有半步之差，正如光荣和耻辱没有绝对的界限。

能够雕塑自己一生的人是幸福的。我坚信这个结论是真理。为了更有雄辩的说服力，我愿请一位雕塑大师来作证，讲述他充满痛苦和欢乐的故事。

我写的是一位雕塑大师，但我不只是写的雕塑大师，我写的是人生的雕塑。

他以自己有限的生命，雕塑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艺术。他的一生都在雕塑，都在创造。

雕塑人生，让生命散发光和热，照亮自己，也昭示后人。这是一条坎坷的，洒满血泪的道路……

你一定见过他塑的像

塑像。塑像。塑像……

他是一位雕塑大师，谁知道他一生塑过多少座像？

如果我手中拿的不是笔，而是一架摄影机，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道路，拍下那一尊尊石膏像、大理石像、青铜像；头像；立像、浮雕像……

亲爱的朋友，这位雕塑大师你并不陌生，甚至我敢说：你一定见过他塑的像！大概你会对我的武断表示怀疑：“他是谁？他有哪些作品？我可是从来都不曾注意过雕塑哩！”

那么，请允许我问你：你去过北京吗？你是否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漫步，看着碑上的浮雕缅怀先烈？读着从焚烧鸦片到迎接全国解放这一部形象的历史？如果你有过这样难忘的时刻，或者你就居住在北京，经常有这样的机会，那么你已经看见了他的作品。

假若，你没有去过北京，那么你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选集吗？你读过列宁的选集吗？那精装本封面上的浮雕像也是出自他手下。

如果，这几种大多印制在五十年代的典籍封面没有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你见过不久前出版的《周恩来选集》吗？那精装本上面的浮雕像便是他的近作。

也许你会想起，在小学读书时，课本上有一篇介绍英雄碑浮雕的文章，还印有图片；也许在你抽屉里的信封上，就有浮雕的画面。

或者，在你的集邮本里，在你漂亮的挂历上……

你看，我没有言过其实吧？虽然你没有注意浮雕作者的名字，他的作品却屹立在生活之中。

在成都市的街头上，我看到他三十年代塑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它已经列为政府保护的珍品；在天安门广场的英雄碑前，我曾无数次地注视过他五十年代创作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大型浮雕群像；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园里，我又看见了他八十年代创作的著名音乐家、学院创始人萧友梅先生的铜像。在他的工作室里，我曾听他讲述创作周恩来胸像的苦心孤诣；当我打开他的雕塑作品集，那里面又有多少坚实、清秀、洗炼、感人的形象啊！毛泽东主席中年时代的胸像、鲁迅先生的头像、工农红军战士的立像，一尊尊栩栩如生，神采奕奕。

他的艺术道路，在探索 and 追求中延伸。他用自己的血肉和汗水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雕塑事业，六十多年如一日，从不懈怠，从不满足。现在，我想为他写一点文字，却感到难以落笔，好象面对着满海浪花，不知该捧起哪一朵，只好让满怀激情在波涛中起伏！我苦苦思索，该用什么样的材料为他“塑像”呢？

他今年已经七十九岁，可他不服老，腰直足健，精神矍铄。头发不但没有脱落，甚至连白发也很少，看起来比实际年

龄至少年轻十岁！他除去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和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领导工作，还是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组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之外，还要每天写字、作画，工作已成为他生活的需要。可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雕塑家，他要做雕塑，实现一生的理想和追求，表现他对生活的认识，对未来的向往，表现人的聪明才智和美，美的形体和美的灵魂。他要在人们的心与心之间搭起桥梁，让人们认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雕塑需要他，他更需要雕塑。他对工作的渴望还是那样迫切啊！

我多次看过他的工作室，每当我走进这间并不太大的房子，内心都感到亲切和充实。后来我住到了工作室里，与大大小小的塑像同室而居，我仿佛听到杜甫、红军战士、马克思、恩格斯，都对我讲述雕塑大师的故事，我沉浸在一种优美神秘的童话气氛中。

这里是作坊，也是战场。经过十年动乱，无数次查抄，维纳斯连她断臂的身躯也保不住，粉身碎骨于地下；米开朗基罗和罗丹都被“横扫”的时候；他，中央美院的副院长、一级教授，当然的“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风暴毕竟已经成为历史，阳光又照进这间二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室内摆着各种书籍和工具，陈列着他大难后残存的作品。最显眼的，是他几年来精心雕塑的周总理胸像。这座像是他多年酝酿构思，在历史发生了转折，能够为敬爱的人塑像的头一年——一九七七年开始做的。我站在这像前，禁不住浮想联翩。记得一九七八年春天，我曾在胶东的一个小山村里欣喜地接到他给我寄来的这座塑像的照片，当时我十分欢喜，忍不住拿给许多朋友和乡亲们看，见过的人都交口称赞：“这是咱们的周总理！”可这

座像至今摆在工作室光线最好的位置上。他已经做了六、七年，但仍不满意，时刻在考虑修改。他说，要以有生之年，塑一座真正无愧于敬爱的人的塑像，留给人民，留给后代。他的话说得很平静，却在我心灵的回音壁上久久回响，这是一位雕塑家的历史责任感呀！

工作台上，摆着一块汉白玉，他正在亲手雕一个船娘的头像。这个头像我在英雄碑的浮雕中早已熟悉，现在他要重新刻出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他左手握凿，右臂挥锤，顿时石屑飞溅。他工作的那样专注，那么有力，谁能想到他是年近八十的老人！我觉得他浑身充满青春和活力，在艺术的追求和创造上正年富力强。

于是，我怀着敬意，写下他的名字：中国现代雕塑的奠基者，雕塑大师、著名艺术教育家刘开渠同志。

我要讲一个人的经历，他一生追求真理，从本世纪初到八十年代，从黑暗走向光明。

我要讲一个雕塑大师的故事，他一生追求艺术，生命的交响曲中有开怀的欢乐也有撕心的痛苦，他把痛苦留给自己，把欢乐献给了艺术……

残缺的记忆

面前是一叠白纸，纸上只有一行字：关于家庭和历史的交待材料。

到底要交待什么呢？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深挖阶级根源。不是有个流行的说法：“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吗？而他，又算是棵什么树，什么藤呢？

耸人听闻的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揭发刘开渠出身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动家庭，从小养尊处优，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生活。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他从小就思想反动，仇视革命。

你看，这不是最符合逻辑，符合“树”和“瓜”的一抓就灵的推理么？

可是，事实远非如此。如果相信戈培尔的信条，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那又何必再让雕塑家自己交待！

哦，据说是“坦白从宽”，那么为了这一天，为了自己的女儿和老伴，还是老老实实在地回忆。他用捏惯泥土的大手，拿起笔费力地写着：

“我是安徽省萧县刘窑村人，生于一九〇四年×月×日
.....

×月×日，难道没有生日？是的，他不知道自己出生的月
日，在那极端重视生辰八字的旧中国，这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说穿了，也不奇怪，因为他自小就被厌弃，是个多余的孩子。出生前，母亲对他寄予满怀希望；出生后却又险些丧命于亲娘之手。

这是模模糊糊的，如梦非梦的残缺的记忆。

刘开渠的祖父目不识丁，是个有五、六十亩地的小地主。膝下有一女，早已成婚，外孙和外孙女一大群。因没有儿子，怕断了刘家香火，晚年又娶了一个比他女儿还小很多岁的王姓女子。由于家境太贫寒，这王姓女子既没有被扶为正室称太太，也没有当偏房作姨太太，而一直象个丫环，被叫为“王姑娘”，全家老少都这样叫她，连比她小的晚辈也是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她在刘家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幸喜，“王姑娘”真的有了身孕，十月怀胎生下一个男孩。暮年得子，使祖父欣喜万分，他捋着白胡子，抱着小儿子，整天乐不可支。谁知好景不长，儿子刚两岁，老人偶染风寒便一病不起，药石无效，日渐沉重。临终时，嘱咐不满二十岁的“王姑娘”，一定要把儿子抚养成人。

因为有了儿子刘兆宽，“王姑娘”才没有被刘家宗族中的人赶出门去。她含辛茹苦，忍气吞声，青年守寡，把儿子带大，满心希望儿子能知书达礼，不负她一番养育苦心。谁知娇生惯养的儿子长大后，脾气暴戾，游手好闲，整天玩鹰养狗，上山打猎，根本不把她视作母亲，甚至也喊她“王姑娘”，把她的好